

> 云南选才用才育才史话

林则徐不拘一格选云岭英才

培养之,扶植之,使天下之才皆足以我用

蒋文中

昆明黑龙潭公园内的林则徐铜像
本报记者 耿嘉 摄

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云南一向爱才敬才,近年来,云南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营造人才发展的最优生态,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本报开设“云南选才用才育才史话”栏目,探究云南古代选才用才育才的历史佳话,汲取新时代人才工作智慧力量。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古也有鉴。中国清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林则徐曾两度在云南任职,他整顿矿业、发展经济、关注民生、化解民族矛盾,政绩显著,特别是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为当时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主持乡试为国选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谨记家训,时刻把人才工作放在施政之首位,为培养和选拔有“体国经野之士、博学多通之才”作出毕生努力。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在复邵懿辰的信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人才观:“夫为国首以人才为重”,提出“有才而用与不用同,用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然则培养之,扶植之,使天下之才皆足以我用,是所望于执事,所谓虚公而好善之人矣。”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出京前往云南任乡试正考官,这是林则徐第一次到云南。一路走滇黔古道,了解民情,沿途作诗,编成诗歌手稿《使滇小草》,其中《驿马行》一诗便是由驿马联想到了当时官场用人制度弊端,借此抒发珍惜人才、用好人才的感触。

林则徐到云南后,秉持经世致用的原则,提出“做诡浮薄之词,概斥勿录”的取才标准(林则徐《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激发云南士子踊跃报考。林则徐体察每一名学子寒窗苦读的不易,对科考尽责尽心,严格把关考试各环节,“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他和副考官吴慈鹤一起,对全部试卷仔细“逐加评点”,杜绝舞弊。经反复甄选,这次考试取正榜54名,副榜10名,在次年举行的庚辰科会试和殿试中,云南举人有12人考中进士。

发榜后,他还“访问舆论”,以确保客观公平。乡试结束后,林则徐写了《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欣喜地表达了边远云南以往给人“质鲁少文”印象,“由今视之,挺华擢秀,蒸蒸日上”。他还主

持选编了试卷中“择其文艺诗策尤雅者十四篇”,送呈嘉庆皇帝御阅,以示云南乡试的公正和边陲士子的才学,充分体现了林则徐在云南爱才和用心为国选才的责任心。后人对林则徐广选士子“擢拔公平”的举措称道不已。

办好书院培育人才

林则徐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他前往主持云南乡试时,了解到当时昆明有一所五华书院,及才学出众的“五华五子”(云县杨国翰、大理李于阳、呈贡戴淳、昆明戴炯、楚雄池生春)。在己卯科乡试中,除了“绝意仕进”的戴淳未参加考试外,其他4人皆中举,杨国翰、池生春、戴炯先后在上京会试和由皇帝主持策问的殿试中,考中进士,传为美谈。林则徐非常高兴,庆幸为国家选得“真才”。之后,林则徐与杨国翰相交14年,相互砥砺为国奉献,成为佳话。

杨国翰获进士后,先后出任浙江奉化、诸暨、海盐、仁和(今杭州市下城区)、海昌(今海宁)等地知县及玉环同知、东海防塘官。他在各地兴学施教,兴修水利,平允盐务,肃清海洋,政绩斐然。

杨国翰任浙江奉化时,林则徐也外擢浙江,接任杭嘉湖兵备道,二人“公暇,辄得谈助”,关系更加密切。

当时的浙江巡抚孙承瀛对杨国翰非常器重,评价杨国翰“有古名良风,不可以百里限”,同时称赞林则徐为国家选得济世之才。后林则徐升任江苏按察使,在暗面不便于的情况下,杨国翰与林则徐通过书信往来,对地方治理整顿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清吏治、靖闻阙、驱疫片、除烟馆、去莠民、安良善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相互启迪。

从杨国翰写给林则徐的《上江苏林臬台书》和林则徐回信《答奉化令杨丹明府国翰书》中可看出,杨国翰与林则徐相互启发。道光十三年(1833年)杨国翰病逝后,林则徐为其撰写墓联和墓志铭。

墓联“望重五华,才高三进;功列两浙,名达九重”,高度评价了杨国翰的文学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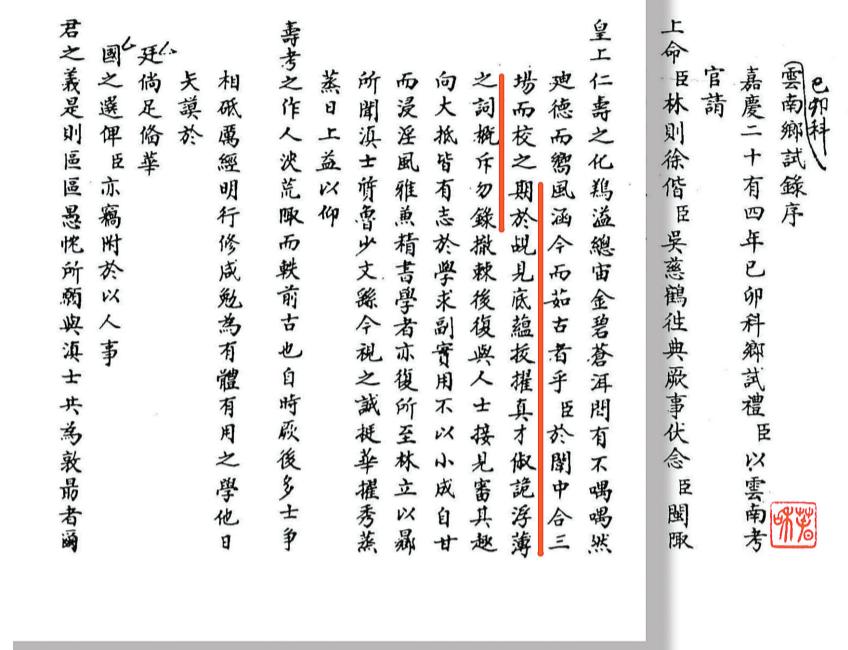
和政绩。“英年长才,朝廷方倚大用,吾辈正俟虚席,兹乃忽闻其讣,而为之撰其墓焉”,为国家损失人才而惋惜。

五华书院是云南书院中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的学校,这与林则徐倡导“勤于启迪,严而有法”,使“人才奋发”的育才思想之传承有关。林则徐作《题秦琴山风梁演华五芝图》云:“使教导我滇山麓,珍翠文犀看不足。五芝闻在五华巅,足茧随君蹑幽谷。一芝蹇卧云外峰,四芝采归筠笼。灵根未许落凡手,合种君门为君有。人间艳说桃李花,君能拔超烟霞……”盛赞昆明人文景观,表达他重视办好书院,传扬优秀文脉,并期望有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海纳百川容才用才

在选才用才实践中,林则徐积累了“不拘一格,行之有效的识拔人才办法。他常召见僚属绅士谈话,倾听他们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看法及兴利除弊的意见,把他们的见解与自己调查掌握的情况对照,以验证“其人之诚伪,事之是非”,并将考察的结果详细记录存档,以备选才用才。时至今日,昆明还有林则徐便装出行到翠湖和闹市茶铺中了解舆情、发现人才的故事。通过长期“搜访人才,周知庶务”,积累了大量资料,专设人员将这些资料进行整理保管。据清人笔记《滇庵杂识》载,林则徐在斋中设一大柜,内有十八个箱子,将人才资料按省分类归档,便于查找,做到“家居在官,常以搜访人才,周知庶务为事,故所至事无不办”。

林则徐还十分重视对官员品行和政绩的实际考察。如1849年,林则徐了解到任永昌知府的张亮基为官廉洁,为

1940年李根源书写刻石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 不因祸福避趋之
本报记者 耿嘉 摄

林则徐《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局部)

政“于风土之利弊,无不访察周知,于风俗之浇漓,无不革除务尽”,特向朝廷奏称:“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清廷在滇省不靖的情况下,将张亮基从知府擢升为云南按察使。由于张亮基政绩显著,又由布政使、巡抚而擢居滇督重位,成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封疆大吏。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林则徐对幕后及在野的人才也很留心。他在云南时,曾专聘多次会试不中,以教书自给的左宗棠入幕,虽然左宗棠因故未赴,但林则徐始终器重其才,林则徐由云南告病还乡,路过湖南时,特别邀请左宗棠到舟中畅谈,期许甚厚,以至左宗棠莫大的鼓励,后来终成大才。左宗棠在为林则徐遗著《林文忠公集》作序时,不胜景仰之意。综观之,真正能够用人的,都有“爱才若命”的特点,林则徐即其一例。他随时随地都在留心人才,且对人才不是

“居高临下”地使用,而是虚怀若谷向他们咨询请教,择其善者而从,既能裨益自己从政的智慧,又能挖掘人才的潜能。因为林则徐作为政治家,深知天下贤才而重用之,知人善任,让人尽其才是国家之大幸。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在今云南石林风景区,后人刻写的林则徐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也说明了他在使用人才上,有海纳百川的度量,为官清正奉献,受人尊重,为后人所师表。

林则徐在民族危亡之际,禁毒销烟,抵御外侮的壮举被广为传颂。而他胸怀“国之大者”,身体力行,重视培养人才,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所)

“阴丹蓝”背后的老昆明工业记忆

从庸民织染工厂的创立、内部管理及其曾经的辉煌中,窥探“阴丹蓝”的流行历史和老昆明工业的时代变迁

王天浩



官渡古镇民俗传习馆中穿着“阴丹蓝”的妇女 本报记者 杨峰 摄

为标准,布之宽长与木机同。每月出品如其足额,其作息时间一任自由,不足额者加以限制”。

如“生活福利”规定为:“第七条 工人薪水随时支给,每月结算一次,第八条 每日供食三次。夏秋两季午前六钟早餐,午后六钟晚餐。春冬两季午前七时三十分钟早餐,午后五时晚餐。至于午餐均在正午时开。每开餐时,以鸣锣为号。第九条 每餐均具蔬菜四色,每月食酒肉四次,每次食肉二回。第十条 工人卧具由厂方制备,夏秋各给蚊帐。第十一条 工人每月请假不得超过三日,但因婚丧或疾病不在此例。第十二条 本厂工作极期安全,无因工致伤者。但患其他正病时,厂方均尽医治之义务。第十三条 本厂工人随时可以沐浴,由厂充分供给热水”。

该工厂管理规则,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云南私营工厂、民族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一个缩影,其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有值得当代借鉴之处。

工厂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周作霖认真经营庸民织染工厂,对织染技术苦心钻研,用品质较好的外国染料反复试验,从染料配比、下料、开染到起钢等一系列工艺流程,周作霖亲自指导或操作,最终染制出了不脱色的阴丹士林布。在此之前,云南还没有一家染织厂能染出此布。阴丹士林布使大道生布庄家喻户晓,更推动了庸民织染工厂名声大振,经营收入、营业收入猛增。

据1939年8月24日的《工厂调查表》、1944年8月31日的《工厂概况调查表》记载,庸民织染工厂1939年雇佣男、女工人合计237人,到1944年拥有技师9人、技工72人、普通工人达2000人。足见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1948年后,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日益风雨飘摇,币制混乱、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导致原材料价格猛涨,庸民织染工厂也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原料进货不足等问题。

庸民织染工厂多次向银行申请增加

抵押贷款额度用于购买原材料,据《中国银行昆明支行关于云南大道生庸民织染工厂申请将抵押透支贷款一亿元增至五亿元的电(1948年4月5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关于准许云南大道生庸民织染工厂及大理实业公司抵押透支贷款五亿元的函(1948年7月15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关于准许云南大道生庸民织染工厂将抵押透支贷款增至十亿元的函(1948年8月11日)》记载,庸民织染工厂于1948年两次申请提高贷款额度用于购买原材料,银行也两次准许其提高贷款额度的申请。新中国成立后,庸民织染工厂和大道生布庄获得了新生,继续为昆明市民生产、染织阴丹士林布,“阴丹蓝”成为具有时代印记的服饰颜色。

时光穿梭至今,当昆明街头的蓝花楹竞相开放时,仍可看到不少怀旧的市民身着“阴丹蓝”衣服,到“网红”蓝花楹街“打卡”。此时,“阴丹蓝”蓝花楹和蔚蓝的天空,共同构成了“昆明蓝”的丰富内涵。

(作者单位及图片提供:云南省档案馆)

邵燕祥汪曾祺题诗撰联武定狮子山

杨继渊



武定狮子山 本报记者 杨峰 摄

武定狮子山素以险、奇、雄、秀著称,苍松古柏,青翠欲滴,鸟语花香,被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誉为“西南第一山”,成为中国南疆一方秘境、一方避暑胜地。

1987年4月8日,在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邵燕祥带领下,中国作协云南访问团的《文学评论》副主编王行之,青年诗人、四川《星星诗刊》副主编叶延滨,陕西《小说评论》副主编李星,山西作家李锐,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华人世界》副主编谢明等一行15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来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第一个目的地,就是位于武定县的狮子山。

访问团中,就有把彩云之南称作第二故乡的汪曾祺先生。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国文系,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会讲一口地道的昆明话。汪先生对昆明的食物一直念念不忘,他最喜欢也最擅长做的菜,是昆明汽锅鸡,“如果全国各种做法的鸡来一次大奖赛,哪一种鸡该拿金牌?”汪曾祺自问自答,“我以为应该是昆明的汽锅鸡。”昆明市正路靠近金碧路处,有一家专营汽锅鸡的店铺,店里有一块匾,上写“培养正气”。这里的汽锅鸡汤清如水、肉质鲜嫩、香味扑鼻。其最大秘诀,就在于选用了武定壮鸡。汪曾祺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昆明忆旧》系列文章中,多次提到“武定壮鸡”,他本人却一直没有到过武定。此次参加访问团到了武定,品尝了正宗“武定壮鸡”后,在他1987年4月30日所作散文《建文帝的下落》中写道:“武定壮鸡,我原以为就是肥壮的鸡。不是的,所谓‘壮鸡’,是把母鸡骟了,长大了,样子就有点像公鸡,味道特别鲜嫩。只有武定人会动这种手术。我只知道公鸡可骟,不知母鸡也可骟也。”

访问团里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大多数是第一次来武定狮子山,大家兴趣盎然。路边悬崖峭壁上一丛从红彤彤的野花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汪曾祺先生用地道的昆明腔问道:“这种花叫哪样名字?”遗憾的是,同行者怎么也答不出个所以然。

武定狮子山正续禅寺,传说这是建文皇帝逊国为僧之所,汪曾祺先生很感兴趣。他一边仔细观察,一边认真记录对联。看到熙熙攘攘前来烧香拜佛的人,汪曾祺先生不无惊奇地想,大雄宝殿,随处都有,如果把中国的寺庙划分为等级,这里至多只能列入三等,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善男信女来这里烧香拜佛呢?或许是寺不在大,有帝则名;中国的农民未必知道这位皇帝就是建文帝,更不知道建文皇帝是怎样一个皇帝,但他们认为反正是皇帝就好。

大雄宝殿后面,是惠帝祠。这是一座仿宫廷式的建筑,有丹陛、品阶台,全国的寺庙仅有武定狮子山拥有这么一座独一无二的仿宫建筑。汪曾祺先生认真抄录了对联,仔细看了惠帝塑像的照片。

游罢小憩,大家在大雄宝殿东侧的小院里喝茶。听说,这小院原是建文帝居住的亭子,汪曾祺先生仔细观察,认真记录。寺庙负责人备好了纸墨,请大家题词留念,大家纷纷欣然命笔。团长邵燕祥是著名诗人,才思敏捷,不假思索,铺展开雪白的宣纸,信手用草书写下一首诗:

僧为皇帝时为僧,龙变蛇蜕蛇变龙;
消息从来传小道,斧声古自古出深山。

邵燕祥念念不忘此行,后来作散文《游狮子山记》,发表于198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汪曾祺先生则用隶书写下对联:
皇权僧体千年梦;
大地山河一担装。

寺庙负责人请写一个横批,汪曾祺先生就以行书写下“是耶非耶”。

4月9日,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东方既白,访问团一行又风尘仆仆奔赴滇西采风。采风返昆,大家在昆明翠湖宾馆休息时,还津津乐道于明朝建文皇帝是否真正落发为僧出家武定狮子山正续寺的历史传说中。

岁月荏苒,这些诗文墨宝把他们的个性和艺术永远留在了云南,留在了武定狮子山,为武定增添了美丽风景。

(作者单位:云南省武定县文联)